



张宗苍《惠山图》

## 解读张宗苍《惠山图卷》

| 金石声 文 |

深度解读

古人有关惠山的绘画中，寄畅园是画家喜欢的题材。在2000年以前，有关寄畅园的绘画文献，除了明代宋明之的《寄畅园图册》（也称“寄畅园五十景”），清代秦祖永临王石谷《寄畅园十六景图》，清代泰淦《寄畅园图咏集》，以及清嘉庆十四年完颜麟庆著、汪春泉等绘《寄畅攀香》之外，还听说过乾隆南巡绘有“寄畅园图”，其它鲜为人知。随着互联网和出版资讯业、拍卖、展览等文博事业的发达，越来越多有关寄畅园的绘图浮出烟尘。

目前已看到的清代寄畅园图，有清高宗南巡《秦园图》、清乾隆南巡盛典《寄畅园全景图》、清乾隆朝重臣、状元钱惟城绘《寄畅园图》、清乾隆宫廷画师张宗苍《惠山图》卷以及清嘉庆宫廷画师刘愷《寄畅园图》等，一个江南园林，有这么多名画师绘有园图，足以说明此园在皇帝和文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史料，也使我们能领略当时寄畅园的风采。

有意思的是，明代宋明之的寄畅园五十景图，是分景连续的，而清代诸画家所绘大多是整幅全景。明代与清代寄畅园绘画可以互补，构成人们对于寄畅园这一古典园林的完整印象。

### 一 宫廷画师笔下的寄畅园

2005年第二期《中国文化遗产》刊登了一篇名为《爱国收藏家的贡献——天津博物馆珍品入藏记》的文章，在其文后开列了一份附录：天津博物馆藏清宫内府书画，其中就有“清张宗苍《惠山园图》卷”。当时笔者看到这份附录后，眼前一亮，就在想，既然是清宫内府所藏，一定是与皇帝有关的，这《惠山园图》卷一定是好东西，其内容一定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。名称是“惠山园图”，那是不是和乾隆皇帝仿造我们无锡寄畅园建造的惠山园有关系，或许就是当时仿造时的蓝图？那就非常有价值了。

如何才能看到这幅图呢？这张图多年来成了我的心事。前几年，因公事接待天津博物馆领导，顺便打听这张图，感觉有了某种希望。后来，我把我的这种希望转达给北京林业大学的黄晓博士，通过他在天津博物馆找到了这张画的黑白电子稿。

2018年6月某天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同学微信告诉我，说最近在天津博物馆看到了张宗苍的一幅惠山图，感觉面熟，好像描绘的是寄畅园，就拍了照片发给我。我一看，好事，正是这幅我寻找十多年的图画。网上一查，原来是天津博物馆2018年5月16日起展出的“清代中期绘画特展”，一共有二十幅，其中这一幅列为馆藏宫廷绘画的代表。展品名为“清张宗苍惠山园图卷”。前篇说过，原来这幅画的名字为“清张宗苍《惠山园图》卷”，现名差一个字，来去比较大，“惠山园图”就是指一个园的图，专指乾隆仿造寄畅园命名在北京建造的“惠山园”，而现在称为惠山图则是指一个地域范围，显然有别于园这个概念，由此可以推断出，这幅画并不是专门绘的寄畅园，也不是乾隆建造惠山园的蓝本。

天津博物馆在介绍这幅绘画作品时说：作者将山峦、村舍、庭院、宝塔尽收于一卷之中，构图前简后繁，将观众缓缓带入其中。用笔疏繁有序，既表现出山麓的苍翠雄浑，又不失江南风光的灵秀。根据皇帝的第一段题画诗推断，此画约作于乾隆十七年，也就是张宗苍刚入宫廷之时。是否这样呢？

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看看此画乾隆皇帝的两段题跋。按年代排列，右首应该为第一段，时在壬申（1752）夏日，也就是乾隆十七年，那年是皇帝第一次南巡后第二年，乾隆42岁。其诗云：

惠山之泉人所闻，惠山之山我亦欣。  
来往惠山才二度，清兴足共千秋存。  
清清林密入静观，笔不能写连云云。  
宗苍画伯亦吴人，经营意澹云传真。  
朝来九龙在吾目，烟舟舛待梁溪曲。

白足僧人若可呼，我独何谓在书屋。

春云如滴山如洗，品泉洁事徵兰纸。

寄畅园清清云寺，由来不隔渡与此。

从诗上看出，他虽然第一次南巡，但是“来往惠山才二度……宗苍画伯亦吴人……春云如滴山如洗”，他对惠山、对宗苍都是很满意的。

第二段题跋在左首，为乾隆己酉（1789）仲春，距1752年过去37年了，时在乾隆五十四年，这一年也是乾隆最后一次南巡后的第五年。皇帝回想南巡盛况，忍不住从画中思念他钟情的江南寄畅园，想到了“宗苍那往惠山在”，在诗中他说：

每值南巡春仲月，轻舟必先溯梁溪。

无端一展石渠卷，陡忆群瞻踣路蹊。

过去江乡已渺渺，看来春霭尚凄凄。

宗苍那往惠山在，一例如同古画题。

乾隆皇帝抚卷怀念江南水乡风光，“过去江乡已渺渺，看来春霭尚凄凄”可以想像他多么还想南巡，但是岁月不饶人，毕竟年高80了。

张宗苍是苏州人，他在乾隆1751年首次南巡时，曾进献画册《吴中十六景》，皇帝看了很喜欢，就召其入宫作画，“命入都祇候内廷”。其山水画，画风苍劲，用笔沉着。山石皴法多以干笔积累，林木之间使用淡墨，干笔和皴擦的手法相结合，表现出了深远的意境和深厚的气韵，一洗宫廷画院惯有的甜熟柔媚的习气，特别被乾隆皇帝所喜爱。清代宫廷绘画在清代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其中张宗苍是重要人物。

这幅惠山园图卷，应该不是宗苍随乾隆首次南巡时的写生作品，而是其被召入宫后的命题之作，因为他是吴人，画过吴中十六景，对无锡寄畅园应该是熟悉的，或者是来过的，所以作于乾隆十七年推断是正确的。可惜，张宗苍进宫后没有几年，在1756年就去世了。



寄畅园图《乾隆时期》

### 二 对张宗苍《惠山图卷》的解读

尽管画家有艺术创作、虚构夸张的可能，但张宗苍《惠山图卷》与今日惠山风景实物之比较，应该是很有意思的话题，我们可以从图中找到寄畅园的历史文脉，体会其园林之朴实精妙，下文笔者将作一比较分析：

首先，此画是一幅横构图，纸本设色，长253.2厘米，宽40.3厘米。从东向西，善于组织景观，巧妙截取惠山精美片断，沿锡惠山麓展开风景，罗列其中全景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其最左面为锡山和龙光塔，右面即是一脉相连的惠山。此画从左到右，从高到低分别绘有锡山惠山及龙光塔、尤文简公祠、天下第一泉庭院、华孝子祠、惠山寺庙园林、下河塘、寺塘泾、宝善桥、钱王祠、寄畅园、农田、山麓、水岸等，疏密有致，浓彩淡墨。从山到水，山绵水展，屋舍俨然，风景如画，一派田园风光，表达了宫廷画师对江南惠山人文风景的理解和审美。

从画中展现的寄畅园看：此园位于画幅中间，其左侧与惠山寺为邻，右下即寺塘泾，园中水系与此泾相通，向左通向更广阔的水面，山水贯通，气机生动，呈左高右低布局。园子与惠山是平行的，依照山势而展开。寄畅园山上是有围墙的，但是其左侧环绕此园，围合封闭，是山是实；右侧则是开放的，是水是虚。而上面是园，是艺术创造，别墅园林，士族生活；下面是田，纯朴自然，是田园风光，平民生活。

园中建筑左中右三处均有分布，点缀在山麓间，左面和右面建筑比较密集。入园门稍右，首先看到的是伸入池中的一四角形茅亭，即知鱼槛，形制与现在完全不同，但位置相同。与之相对的山岗便是鹤步滩，颞球（即后来的嘉庆皇帝）在当皇子时随父亲弘历（乾隆皇帝）南巡时曾作诗云：“名园正对九龙岗，鹤步滩头引颈长”，从图上看出此山岗引为惠山的余脉，岗峦之上林木葱郁，巨柯探池，山下有激流涌动，右面似有涧流即为八音涧。鹤步滩上有建筑两处，今已荡然无存。

画中七星桥位置、走向与现在相同，同为直桥，但不同的是此处桥面无栏杆，更显自然古朴，或称纤桥。画中的桥墩形制比较考究，与现在的桥有明显区别；另外，画面上的桥只有六块大石板，而现在的桥有七块石板，或者是画家粗心了。

进门后左面有建筑三折，引为折廊与两个建筑群落相连接，每个建筑群有房子五六处，其上与山麓下有围墙，为冰裂虎皮墙，黄石堆砌，墙上开一门。这两处建筑群应该为寄畅园的住宅部分。

画之右建筑也有两个组群，其一就是现在的嘉树堂组群，有房子三处。主建筑面向池塘与知鱼槛相对，落地开敞，外有轩廊，便于欣赏远处锡山景物。画中能看到房子中间有一方井，似乎是文人雅玩游戏的景观，具体何用，不见文献记载，有待研究，此景观在钱惟城所画寄畅园一图中也有，而在万历年间宋明之所绘寄畅园图册中不曾出现，说明当时这个景是主人得意之作，而今天嘉树堂中已经看不到这个景了。应该提醒的是，嘉树堂是专门为观赏锡山，展现山色溪光的景观建筑，也是供主人游玩吟唱的雅致厅室。

在桥的右面中间位置，画家绘了筑高于池塘之上的建筑八九幢。其中临水的四幢房屋高架在水中伸出的木桩上，很有特色，这些建筑是相互连通的，沿着水池一角围合成一个空间，其左面还有三四幢房子，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双孝祠。这些建筑之所以这样建筑，可能一是用地所限，第二是观景所需，起伏变化，虚实相生，与山麓的遥相呼应。能看到水的流动生变，与整个园水系内外的贯通。

这幅惠山图最有价值的地方，就是寄畅园之右面其水与外面河塘的水相通，山水相连，过渡自然，朴实无华，引向无垠，形成“园筑山中，山便是园，园便是山，山水相连，水随山流”的感觉。今日，此景已不存。抚图思古，盘桓之中，别有意境在心头。